



湖世

易水秋寒 作品

她以为许多事情都在
可是这山未动，水未
开始由不得她自己了

她的心在动，

湖世

易水秋寒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溯世 / 易水秋寒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52-4634-3

I. ①溯…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3164号

书 名 溯 世

著 者 易水秋寒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赵一诺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樱 瑄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29.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634-3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CONTENTS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假面真容初相见	1
第二章 遥遥何处寻芳踪	21
第三章 风云初起藏暗机	45
第四章 暮色夜行邀入局	69
第五章 本为双生并蒂开	90
第六章 黑云压城现端倪	111
第七章 真作假时假亦真	132
第八章 魑魍鬼魅辨人心	155
第九章 风云暗涌露锋芒	183
第十章 剑影流光杀机伏	212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37
第十二章	素衣雪夜踏月来	268
第十三章	珠联璧合化危机	299
第十四章	故人相逢不相识	324
第十五章	百密一疏陡生变	346
第十六章	绝处逢生心相许	368
第十七章	峰回路转破僵局	394
第十八章	落子无悔几多悲	411
第十九章	仁者无畏定乾坤	426
第二十章	道是无情还有情	443
尾 声		463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屋内，陆澈忍着身上的痛，看着李微吟低头替自己仔细地换药、包扎伤口，看着她低垂的脸庞，心中微微一动。

他抬了抬未曾受伤的右手，想要触碰那张几乎与宁朝歌一模一样的脸，却被忽然惊觉而讶异地看向他的李微吟瞧得怔了怔，停下了手。

李微吟看着陆澈眼中忽然而来的柔情，心中像是有一方陷落了。

可她又清楚地意识到，许是因为身上的虚弱，以及方才旧事重提，让他忍不住将她误认成阿宁。如此一想，她心中竟莫名有些酸楚，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陆澈的手停在她的面颊旁，两人对视片刻后，他终是移开了眼，那手垂下的时候，手指轻轻擦过她的面颊，令两人皆是微微一怔。

这尴尬的气氛弄得两人都不太自在，李微吟只能笑了笑，继续将他的伤口包扎好，道了声：“好了，我去唤温姑娘过来照顾你，我先回裴府了。”

陆澈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由着她扶着自己躺下后，便合眸休息。

李微吟从陆澈的房中退出，便让守在门外的下人去告知温韶箴前来照看陆

澈，自己则先行一步去寻叶熙宁。

得知当年宁家一事的原委之后，叶熙宁、李微吟、裴衍三人在回裴府的路上，却意外地显得有些沉默。

原本错综复杂的案情背后，藏着如此曲折的缘由，虽心中早有准备，却仍旧让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此刻面容沉静的叶熙宁，心中却因另外一件事情久久不能释怀。

方才她因陆澈所说之事心中难受，却被裴衍一闹，多少令心情得到些舒缓。可裴衍无意间的一句话，令她不得不在意起来。

她的敏锐放在亲近的人身上，总会因着这一层关系，迷了她的双眼。

当年她瞧不出陆澈的挣扎，也察觉不到他与自己相处时细微的变化，如今面对李微吟亦如是。

叶熙宁一双清澈明净的眼眸，怔怔地盯着一处发着呆。她心中想着，若不是裴衍提醒，她竟丝毫没有察觉到李微吟对陆澈的感情。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冷清的眉目间带着黯然，因为想着事情，放在腿上的双手不自觉地捻着，微白的手指被她捻得发红却不自知。

李微吟因有些疲惫，闭眼靠着未曾注意到叶熙宁的变化。

裴衍将这一切尽数看在眼里，从前不会流露出任何纠结与犹豫的她，此刻却像是遇到了从未遇见过的难题，令他心中渐生疑窦。

几人回到裴府，刚下马车，府上的下人便告知裴衍：“二少爷，宫里的宝玺姑娘来了。”

裴衍挑了挑眉，吩咐道：“知道了，就说我马上过去。”

那人应了一声“是”，便匆匆退下。

裴衍又见府邸门口停着两辆马车，略一沉思，没来由地朝着叶熙宁看去，问道：“你说，长姐寻我是为何事？”

叶熙宁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也不回答。

裴衍也没想从她这儿得到什么答案，随即笑了笑，自言自语般说道：“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便跨步朝府内走去。

裴衍跟着宝玺来到太央宫时，皇后正拿着剪子修剪刚移栽入盆的几株芍药。裴衍一入内，便闻到香味，沁人心脾。

见那几株白芍开得正盛，他奇道：“早过了芍药的花期，没想到长姐这里的芍药开得如此娇艳。”

见裴衍来了，裴皇后便收了剪子放在一旁，净了净手擦干，随后走到桌子旁拾起桌子上的青玉扳指套在拇指上。

宝玺便命宫人将修剪好的芍药盆栽挪出去，屏退了一旁伺候的人。

裴皇后见裴衍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睨了他一眼，道：“在皇上面前也未曾见你这般守规矩，怎么到本宫这儿反倒端起来了？”

裴衍听长姐这般说，立即笑了笑：“皇帝姐夫宠爱长姐，自是对我宽容些，不与我计较，可我若在长姐面前惹了不高兴，皇帝姐夫怕是饶我不得。”

裴皇后目光温婉沉静，听着他巧舌如簧，既恭维了皇上，又在她这里讨了巧，微笑着道：“坐吧。”

“唉。”裴衍依言坐了下来。

裴皇后将青烟色的轻纱衣袖微微一撩，面上云淡风轻地笑着，看着眼前含笑与她对着的裴衍。他依旧是懒懒散散，对什么事情都不太上心的模样，让她再熟悉不过。

虽然旁人都道裴衍行为乖张，太过不拘礼数，可她向来知道他做事是极有分寸的，是以这些年来从未对他有什么管束，就连皇上也听之任之。

“身上的伤可好了？”裴皇后瞧着他问道。

“早就好了，”裴衍抬了抬受伤的胳膊，“长姐不必挂心。”

裴皇后点了点头，又道：“本宫这些日子在后宫待着，也听闻了不少朝廷的事情。”

“哦？”裴衍目光一转，果真一副好奇的样子，神色颇感兴趣地问道，“长姐是听闻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裴皇后道：“几个月前，陆相前往商州城时带回了一个人，本宫曾有过几面之缘。”

裴衍目色深深，唇畔含笑，道：“长姐说的可是李微吟李姑娘？”

她看裴衍神色并无异常，语气微微一缓，道：“确实是她。”

裴衍一副了然的神色道：“一早我便知晓李姑娘替长姐诊脉的事情，长姐每月回裴国公府，却让府上上下下都瞒着我此事，每每挑我和阿懿不在的时候，是防着我插手宁家的事情？”

裴皇后有一瞬的讶异，未曾想到裴衍竟会如此坦白。

“长姐这副表情是做什么？”裴衍一笑，眼神炯炯，继续道，“长姐做这件事情，哪是怕我知道，不过是欲盖弥彰，以此警告我不要轻易妄动。”

裴皇后的眼眸亮了亮，如同夜色中的耀眼星辰，见他毫不留情地点破自己所想，笑了笑：“阿衍这是在告诉长姐，别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她刻意将自称改了，流露出几分对弟弟的疼爱与无奈来。

裴衍挑眉，未接她的话，道：“想来当初陆相前往商州城的时候，皇帝姐夫就交代过陆相去翠薇山请静慈法师来靖阳一趟。只是不想中间出了些变故，这位李姑娘与当年宁国侯府的小将军宁朝歌长得颇为相似，医术又深得静慈法师真传，陆相便顺水推舟，将李姑娘带回了靖阳城，顺便查一查李姑娘的来历。长姐，我说的可对？”

“阿衍对此事了如指掌。”裴皇后眼眸微闪，极温柔地笑了笑。

裴衍虚虚拱了拱手，谦虚道：“哪及得上长姐，虽是久居深宫，对我的事情却是事无巨细一概知情。”

话说到此处，裴皇后也不再迂回，直接道：“可长姐还有一事，放不下心。”

裴衍见她终于说到正题上，打开折扇轻轻扇着，笑道：“长姐是担心李姑娘的事情？”

裴皇后点头道：“前些日子听闻李姑娘搬到了裴国公府，阿懿又拜了她身边的护卫为师，我虽不反对你们与她们相交，只是虽然陆相回靖阳城之前就已查明李姑娘确与宁国侯府无关，可皇上仍旧命陆相将其带回靖阳城，连静慈法师都无力阻拦，我想你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裴衍应了一声，道：“皇帝姐夫左右不过因为李姑娘的长相，仍对其存着三分疑虑，又不想再多生事端，索性将其扣押在靖阳城，以防万一。”

见裴衍对此心如明镜，裴皇后也松了一口气，只是话锋一转，忽然道：“前些日子听闻李姑娘搬去了裴府，朝中许多大臣都有意将家中待嫁的女儿许配于你，可这些年来你多番借口推托，如今倒是对这个李姑娘颇为不同。”

裴衍一愣，失笑道：“长姐怕是误会了。”

“哦？”裴皇后眉梢染上笑意，原本端秀的脸上笑意舒展，显得越发恬静温和，“那三年前你回靖阳城时，为何查宁国侯府一事？”

正伸手斟茶的裴衍手略略一顿，不动声色地将那盏茶斟完后递给她，含笑说道：“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长姐。”

裴皇后接了茶盏，嗅着茶叶的清香，道：“你自小散漫惯了，忽然回到靖阳常住，皇上留你担任御林军统领一职你便答应了。旁人还以为你收了心性，我却知道其中必有缘由。只是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曾问过你，你和当年的宁小将军，似乎也不曾相识，最近皇上让你查平西王私造兵器一案，你又借着这件事情，联手谢驸马爷将宁国侯府的事情给翻了出来，如今我倒是不得不问一句，你为何对宁家一事如此上心？”

裴皇后十四岁时便与当年的齐王姜綦湛订下婚约，十六岁嫁为齐王妃。裴氏一族乃姜靖国最有名望的世族，几十代绵延至今，虽已渐渐退离朝政，可裴氏之中仍有不少族女嫁与皇室宗亲，与皇家关系匪浅。

裴皇后自嫁与皇帝以来，十余年来同心同德，执掌后宫也备受称赞。皇帝对她向来信任有加，朝中之事在她面前也不多加避讳。她虽是听着，却从来知分寸，不妄议朝政，即便是皇帝相问之时，也只得一句“臣妾只懂得如何管理

后宫，皇上就莫要难为臣妾了”。且自她被立为皇后之后，裴国公便主动退离朝政，以避外戚干政擅权之嫌。

她方才如是问道，也是将皇帝的疑虑问了出来。

裴衍笑得有些意味深长，道：“长姐这是替皇帝姐夫问的吧？生生憋了这么两年，如今才问，倒让我不胜惶恐。”

看他虽如此说，面上却无半分惶恐之意，裴皇后忍不住剐了他一眼，道：“你到底与宁家有何渊源？”

宁朝歌自幼便与其父宁盛泽在军中长大，宁盛泽身居姜靖国第一将领一职，常年驻扎边外，反倒是回靖阳的日子甚少。而裴衍自少年时期便游学在外，生性洒脱，虽有裴氏做倚仗，长姐又是当朝皇后，仕途之路堪称光明坦途，然而他却不喜朝堂之事，也甚少回靖阳。

面对长姐的相问，裴衍黑亮的眼眸内，似有风云涌起，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在城墙之上看到的那一道身影。

他无法想象向来心高气傲之人，一夕之间遭逢巨变，被自己最亲信之人出卖以至于家门蒙难，连自己的性命也葬送于此，该是怎样难以平息的怒火和痛。

“我与宁小将军，不曾相识。”裴衍迎上裴皇后的目光，清声回道，“只是远远地见过一面，那日似乎是宁小将军被封镇南宣威将军之时，小妹一向崇拜这样的巾帼女子，长姐是知道的。”

裴皇后细细听着裴衍的回答，虽然他并未告知缘由，却也足以叫她放心，她只微微点了点头，轻声回应道：“那你这几年驻留靖阳，又是为何？你与旁人不便言说，却连我也要瞒着吗？”

不知为何，裴衍此时忽然想起叶熙宁嫌弃的神色，但即便如此，他心中也甚是欢喜，笑道：“长姐大可放心，我与宁家之事并无牵扯，且我已有心上人了，那人也绝非李姑娘。”

他笑容浅淡，又肃容道：“我裴衍的一举一动，牵涉着整个裴国公府的安危，裴氏一族也将随我裴国公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我冒得起这个险，

我也不会将裴氏架在火上烤，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见他说起此番言论时，神色难得严肃，裴皇后的心再次定了下来，道：“你心中既有此想法，我也就放心了，但愿你不忘今日这番话，也不要叫我失望，叫皇上失望，更不要叫整个裴氏失望。”

“自是不会忘记的。”裴衍回道。

见曾经少年心性的弟弟，如今已长成智谋双全的白衣郎，原本他满心山水逍遥之志，如今似乎也已习惯了在靖阳的日子，已有凌云气势崭露头角，尤其是近些日子的一番作为，让她察觉到裴衍身上细微的变化，裴皇后不由得舒展笑容。

姐弟二人又说了一些其他事情，裴衍才从太央宫中回来。

此后半个月间，皇帝将全国的兵权尽数收归，又将原平西王派系的军中势力迅速分化，重新委任分配各地驻军将领，即日起便各司其职，按调度赴任。

只是委任书刚下，各处将领还未及前往各自要赴任的军中，云州便传来八百里加急信件，离楚起兵攻打云州。

皇帝立即召见群臣，商讨此事。

此番离楚领兵的将领，正是五年前大举进犯云州的离楚四皇子楚照南。此人心机深沉，骁勇善战，当年若非宁朝歌率领云州三十六将突袭，令楚照南身陷险境，随后又遭离楚朝内党派斗争追杀，以至于下落不明，难回离楚，云州之事也不会那么快解决。

消息一经传出，朝堂之内乱成了一锅粥。然而朝中又刚逢如此军事调动，难出大将抵抗离楚大军，朝中大臣面对这样的局面，头疼不已，一时间竟谁也不能抉择让谁担任此次南征大将之责。

皇帝不得不下诏书，令驻扎在云州一带的大军死守云州郡，另调度二十万大军立即增援云州郡。只是如今军中无大将，剩下的一些将领谁也不服谁，满朝文武聚在玄武殿中，竟推选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

裴衍受不住这闹哄哄的场面，心想左右这事儿也落不到自己身上来，便悄悄退出了大殿。殿外笔直地站立着守卫，他刚欲转身离开，眼角的余光却注意到旁边通道上有人行来。他的目光转过去，原来是裴皇后带着宝玺还有两名端着吃食的宫女正朝这边走来。

裴衍等了一会儿，待裴皇后走到大殿门口后，行礼请安。裴皇后吩咐了宝玺先将东西带进去给皇上，才对着裴衍道：“你怎么出来了？商量完了？”

裴衍摇了摇头，说道：“几十个人关在玄武殿里都一天一夜了，我是偷偷溜出来的。”

裴皇后心知自己这弟弟的心性，见他面有疲惫之色，只剜了他一眼，也没有多加责备，道：“如今陆相身负重伤未曾恢复，朝廷又正值用人之际，你何时能为皇上分忧一二？”

“有这么多人呢，哪用得上我啊。”裴衍笑了笑，不在意地道，“再说了，皇帝姐夫这么英明，总会想出好的对策，兵部尚书韦孟坚已经前往云州监军了，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什么事情。”

“这么说韦大人已经出发了？”裴皇后问道。

裴衍点头：“昨天夜里的事情，韦大人几年前与宁盛泽一道在云州与楚照南交过手，现今朝中除了韦大人，怕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说完他便打了个哈欠道，“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府好好歇一歇去。”

裴衍朝裴皇后行了礼告退，不紧不缓地朝着宫门口走去。

宝玺领着侍女出来时，恰见裴皇后正看着裴衍离去的方向，此时宫城上的朝霞刚刚升起，天色初开，景色瑰丽。

她走到裴皇后身后，向她禀告了皇帝龙体安好，又道方才端进去的银耳羹皇上用了半碗，见皇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并未说话，她便问道：“娘娘是在担忧裴少将军？”

裴皇后微微叹了一口气，道：“阿衍虽负凌云之才，可倘若志不在此，谁也强求不了他。”她转身由宝玺扶着，又问，“那女子的身份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少将军的心上人原来是李姑娘身边那个武艺高强的女子，”宝玺回道，“就是三小姐前些日子拜的那个师父。”

“那个哑女？”裴皇后一怔，想了想裴衍的性子，忽然又觉得并不奇怪，便释然地笑着摇了摇头道，“阿衍行事让人捉摸不透，连看上的女子也与旁人不同。”

裴衍从宫中回至裴国公府，才下马便有人上前拦了他的去路。

“裴将军，我家王爷有请。”那人一拱手朝着裴衍行礼。

裴衍朝他看去，来人正是端穆王爷的随从，贺春来。裴衍略一思量，云州刚传来消息，他便被传唤进了宫。此番才从宫内出来，端穆王爷便吩咐了人在裴府候着他，想必与云州之事有关。他随即点了点头，道了声“请”，便翻身上马，与贺春来一同前去王府。

等裴衍赶至端穆王府时，已是天光大亮，只是秋风萧瑟，有些凉意。

他跳下马，将马交给迎上来的王府下人，一路被贺春来引去王府的花厅。

见到端穆王爷时，他正煮着花茶，见裴衍前来，含笑朝他点了点头，抬手请他进来。

这花厅之中堆砌了几块假山石，假山处有一小泉，摆了水车。尽管昨夜一夜不曾安眠，裴衍依旧是一身清贵的模样，虽面有倦怠之色，但闻到花厅之中百花的香味，顿觉神清气朗。

他提袍坐下后，问道：“王爷着急寻我，可与云州之事有关？”

端穆王爷点头，目光深沉：“正是，听闻皇上还未做决定。”

“王爷请我来，可是心中已有属意的人选？”裴衍看着他，心中闪过数种想法。

端穆王爷昔年与宁国侯府结交甚厚，只是也因此获罪，已无参政之权，此番请自己来，想必是已经有一番对策。果不其然，他见端穆王爷点了点头。

端穆王爷徐徐起身，踱步到花厅门口，裴衍的目光随着端穆王爷的身形移动，只见他转过身来，直视裴衍的眼睛，用极慢又慎重的语速道：“是你，裴

少将军。”

裴衍对端穆王爷此言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起身与端穆王爷平视，心中的疑云使他的眉头拧成一团：“王爷何出此言？”

裴衍虽自负才华，却心知面对楚照南那样的人物，光凭智谋是远远不够的。如若不然，这满朝文武，单论智谋陆澈便可担此大任，大理寺卿谢闰枳也是个十分通透的人物，兵部尚书韦孟坚也不输这二人。只是监管军方不比其他，不但需要有足够的智谋，最重要的是有对军方的震慑力，来调派这群人物。

“皇上为何对此大为头疼，裴少将军可曾想过？”

裴衍走近几步，看着端穆王爷含笑的神色，心中一动，点了点头道：“谁若是成了此次云州的主将，日后必成军方首要人物，成为皇上在军方的心腹。”

端穆王爷温厚的眼神此时犹如崇山压来，直逼裴衍：“所以这个人，必须是皇上全心信任之人，可这人又不能太有野心。论身份，裴少将军不但是御林军统领，更是皇后娘娘的亲弟，背后有整个裴氏一族支撑；论智谋，这些年裴少将军虽一副浪荡潇洒的模样，但是皇上岂是庸君，不识你身负凌云之才？然而最得圣心的却是裴少将军从无醉心朝政之意。这些年又因在外游历，习得一身好武艺，岂不是最佳人选？”

裴衍皱起两道俊秀的眉毛，如此说来，自己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王爷的意思是，要裴某自荐担任此次南征主将之职？”

“然也。”端穆王爷终是朗声笑道。

当日一早，裴衍离开了玄武殿，却去而复返。他走时并无多少人留意，回来之时，却将那一帮子又困又愁的朝臣给惊了一番。

“什么？裴少将军要领兵前往云州？”

听到裴衍主动请缨南征云州的话，玄武殿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朝臣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坐在龙椅之上的人，却像是终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裴将军虽有才谋，然毫无经验，怎能担此重任？不行不行！”

这是说得好听的。

“就是，不要说对抗楚照南那样的人物了，裴将军要是前往云州，恐怕首先要想办法解决的不是如何对付离楚大军，而是怎么让我军将领服他。”

这是不屑一顾的。

“让他前往云州，怕是离楚大军打到靖阳城了，裴少将军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这是说得难听的。

……

穆东亭憋着笑，又万分同情地将这件事转述给陆澈听，说道：“裴二少这是自取其辱吗？这不像他能干的事情啊。”

陆澈虽有些暗暗吃惊，却也没有太大的意外。这些日子经过李微吟的悉心照料，他的身体稍有好转，已能下床走动。在床上躺了半月有余，实在有些难受，他便让穆东亭准备了一把躺椅放在院子的树下躺着。

因云州的事情突发，一早他便命穆东亭去打听此事，好想对策。此番听穆东亭如此说，他摇了摇头道：“他这行为，正合了皇上的心意。”

“什么？”穆东亭大大吃了一惊，见陆澈伸手欲拿一旁茶几上的水杯，忙取了给他递过去，又问，“相爷为何这么说？”

陆澈喝过茶后，将杯子一放，道：“裴衍此人，城府极深却从未表现出来，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皇上几次三番留他在朝中办事，他却偏偏挑了御林军统领一职，又奇奇怪怪地提了那么多无关紧要的要求。这几年裴衍虽任职御林军统领，实则甚少参与朝政事务，不过空挂了一虚职，御林军的实权却是李豫白掌控着。”

陆澈沉了沉心思，接着道：“就算今日裴二少不提出来，到最后皇上也会让他去的。”

“皇上既然心中早有决断，又为何不直接让裴二少领兵出征，还召集了大

臣们在玄武殿等了一天一夜？”穆东亭将心中的疑惑问出。

陆澈的神情变得有些微妙，侧首看了一眼身边的穆东亭，道：“皇上虽已收归兵权，却导致军方势力涣散，唯有裴衍是他信得过的人。可裴衍此人强留不得，皇上必须等到他自己主动请缨南征。”

穆东亭这才恍若懂了，道：“难怪，难怪皇上连李副将都派去协助裴二少了。”

陆澈忽闻此言，心头竟微微一跳，有种说不出的隐忧之感：“圣旨下了？”

穆东亭听他问话，忙点头嗯了一声，道：“下了，这御林军正、副统领都被派去云州出征，要是谁趁着这个机会逼宫谋反，皇宫岂不是如同瓮中之鳖，轻而易举便可攻下？幸好如今朝内太平，那最有可能谋反的平西王已经死了，要不然这靖阳城没有可靠的人守着，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穆东亭絮絮叨叨地说着，他无意的一席话，却让陆澈目光沉如千钧，眼内黑沉沉的，如暴风卷起。

穆东亭回身时见陆澈脸色不太好，忙关心地问道：“相爷，您是不是肩膀又疼了？要不要叫李姑娘过来看一看？”

陆澈怔了一会儿，又被穆东亭唤了一声，才回过神来，道：“不用，替我将工部和户部的几位大人请过来，你扶我起来去书房。”

穆东亭看到他已自己按住椅子要起身，忙上前帮忙，又是担心又有些埋怨地道：“大人您就好好休息着吧，您忘了之前皇上已停了您的丞相职权？虽然平西王一事已经过去，可如今对恢复您的职权一事，连一道口谕都没有，您又何必这会子去蹚浑水呢！”

陆澈被他扶着起了身，因着移动，肩上的伤又疼了起来，只蹙着眉头忍着，问道：“大军什么时候出发？”

“明日一早便走，说是让裴大人领几千精兵先行，其余大军随后赶去云州。”穆东亭回道。

陆澈心里一沉，忧声道：“明日便走，粮草之事尚未安排，云州战事一触